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二十一回 竊天書後園遣將 破妖術古刹誅邪

詩曰： 秘籙真符出洞天，男兒獲此可登仙。

靈文初試欽神鬼，兵法新傳繼俠禪。

春日密韜文豹略，秋香公忿牝雞冤。

妖淫膽喪英雄手，只恨衰椿不大年。

話說先生得病，□分沉重，張善相忙入後廳，和張太公說知先生病重。張太公慌了，親到書室來看，見先生睡在床上，不住聲叫疼叫痛。張太公問道：「老師染何病症，這般呻吟苦楚？」先生哼道：「學生蒙長者相延，感激不盡，多是福薄，不能消受。一時無故染此篤疾，竟莫測致病根由。天降災殃，諒來多死少生。若有疏虞，望乞收殮，若得骸骨歸鄉，感恩于九泉之下。」張太公勸道：「不妨，耐心調理，決然無事。」太公口雖勸慰，心下憂慌，當晚接連三四個醫人診脈，這個道是感冒風寒，那個道是虛火所激，又有的說是中毒，又有的說是犯邪。三四個醫生東猜西扯，沒做理會處。大家商議了多時，共撮一劑表寒散火解毒驅邪的藥。太公親自煎與先生嚥下去，只指望病好，豈知反添脹痛，搗床拍席，幾次發昏，攪得張太公一家不安。使人去占卜祈籤，說道犯了甚麼二司大王三郎五道，又有陰魂作祟。太公登時安排祭禮，邀請道士攘星發檄。纏了一夜，先生病體愈重，不曾減得分毫。有詩為證：

醫卜由來出聖書，個中精奧少人知。

祈攘藥餌皆無益，說破真方病即除。

卻說杜伏威和薛舉一床睡著，兩個暗暗地冷笑。直到天明，薛舉醒來，對杜伏威道：「那鳥娘養的，不知夜來心事何如？」杜伏威應道：「這會兒正當緊要處，鐵漢子也要化做汁哩！須待臨期，方可解救。」兩個在床裏說笑，不提防隔牆有耳。張家一個丫鬟，名喚嫩紅，托茶出廳上與太公喫，打從杜伏威窗外經過，聽見他兩個在床上這般說笑，卻思量道：「若如此說，這兩個小官必然知先生病的來歷。」遞茶與太公喫畢，嫩紅對太公說：「我適纔托茶打從杜薛二小官窗前過，聽得薛小官口裏這般問，杜小官這般回答。若要先生病症好，除非問他兩個，便知端的。」太公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小年紀，只恐是說要，你去叫他兩個出來，待我問他。」嫩紅走近房前叫：「兩位小官，太公相喚問一句話。」兩個應道：「來也，來也。」即爬起穿衣。薛舉道：「叫我二人說甚麼？莫不是走了馬腳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不妨，有誰人知道？若問時，只推不知便了。」同出廳來，對太公唱喏。太公笑道：「先生這樣病重，你兩個可也睡得安穩？怎地救得他，方是師生之情。」薛舉道：「好笑！我年幼小，但曉得讀書，那裏會醫病？」杜伏威笑道：「太公真是年紀高大，有些顛倒。昨晚那幾個有名的醫士，卻也胡猜亂猜，醫不好病，反來問我小廝們怎生救得他，這喚做活搗鬼。」太公心裏暗想道：「若說破了，這兩個猢猻決然一口賴住，不知且哄他一哄。」當下笑道：「既是你們不能救先生，只索罷了，為何反衝撞我老人家？快進裏面喫早膳。」兩個板著臉走入去了。

不多時，太公著家僮喚杜伏威出來。杜伏威問道：「太公又喚我何事？」太公道：「先生在房裏睡著叫苦，你進去問一問安，纔成個學生的道理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太公說得是。」即到先生臥房中去了。太公走入軒子內來，見薛舉靠著桌兒喫粥。太公埋怨道：「你這小廝忒也狠毒！自古道：天地君親師。先生如父母一般，怎地下得毒手，將他害卻性命？」薛舉睜眼道：「太公好沒來由！先生自染病，干我鳥事？」太公道：「這小廝還要嘴硬！適纔問杜伏威，他說都是你弄那法兒去害先生，又說還有甚法兒可解，他已一一招認，你還廝賴？」薛舉大怒道：「這小猢猻！你自怪先生責打，去城外尋甚麼鬼頭塞腸草做弄先生，反推在我身上。」太公道：「他說有藥可解，你快說出，不干你事。」薛舉道：「甚麼藥解！將糞清汁嚥下去，便好了。」

太公也不說破，忙令家僮去買了糞清，燙熱了，與先生嚥下去。頃刻間腹內骨碌骨碌的響了幾陣，要淨手。太公叫另拿個淨桶與先生，一連解了兩三次，疼止腫消，果然一時平復。睡一覺，喫些粥湯，便下得床來，坐在房裏將息。只聽見門外人聲喧鬧，有人廝打。先生走出門看時，卻是薛舉和杜伏威揪髮狠打。先生喝住了道：「我病體略得寬爽，你兩個又在這裏廝鬧惱我，成甚規矩！」薛舉杜伏威見先生罵，俱各放手，氣忿忿兩下立著，俱不做聲。張太公拄著拐杖，跑出來道：「先生不要發惱，你的性命，全虧他兩個相救。」先生驚問其故，太公將鬼頭塞腸草糞清解毒緣故說了：「兩個互相埋怨泄了機關，因此廝打。」先生怒道：「不爭這兩個小廝如此無禮，反來捉弄師長！」太公道：「看老朽薄面，不要計較他罷。」先生躊躇一會，嘆口氣道：「令孫學問日長，須請經儒教授，以成大器。學生才疏學淺，恐誤令孫大事，即此告辭。況薛杜二子，今雖粗鹵頑劣，察他氣宇不凡，他日必成偉器。學生明早拜別太公便行。」太公再三款留，先生堅執要去。太公無奈，次早贈送修儀禮物，待了酒席，告別而去。

太公見先生已去，令家僮送薛杜二生回莊。林澹然見了，問二子何故回來，家僮將弄先生的事端，告訴一遍，故此先生不樂，辭館而去。林澹然大怒道：「兩個畜生恁地不知抬舉，不用心攻書寫字，反去幹那蠱毒魘魅的事，甚為可惡！」拿竹片要打，苗知碩等勸住，罵了一番，打發家僮回城。至九月初旬，張太公另請一位西賓，又著家僮來莊裏見林澹然，接杜薛二生讀書。

林澹然喚兩個同到方丈中道：「目今難得張太公另請一位先生來，呼喚你二人赴館，你兩個收拾快去，若再如前做出事來，重責不恕！」杜伏威搖手道：「不去，不去。當今離亂之時，讀那兩行死書，濟得甚事！不如習學些武藝，圖一個高官顯職，有何不可？不去讀那死書了。」薛舉道：「我也不去，只隨著老爺學武藝罷。」林澹然心裏暗想：「這二人分明是武將規模，何苦逼他讀書，且由他罷。」便道：「你兩個不去讀書，小小年紀，卻學些武藝？不去也罷，但不許在外面生事，早晚要擔柴汲水，勤謹做工。若有不到處，一體罪責休恨。」薛舉杜伏威齊道：「情願跟隨做工，不去赴館了。」林澹然寫帖辭謝，發付家僮回城去了。

時序易遷，轉眼間又是隆冬天氣。時值□二月□九庚申日，正合通書臘底庚申，一切修造遷葬祭祀求神俱吉。張太公家裏新塑一尊值年太歲靈華帝君，延接一班平日誦經念佛的老道友到家念佛。先一日，著蒼頭具柬到莊裏接林澹然杜悅等同臨佛會。林澹然甚喜，次早同杜悅、苗知碩、胡性成、沈性成人城裏來，留薛舉杜伏威和道人行童等看莊。薛舉和一班小廝們自去閑耍，道人行童等無事，到日午喫些冷飯，閉上莊門，各自放倒頭尋睡去了。這杜伏威獨自一個在禪堂內弄棍舞鎗。耍了一回，走入方丈裏開食廚，尋點心果子喫，不見一些。心裏想道：「昨日廚內有若干果子食物，今日為何一空？畢竟是老爺藏過了。」逕奔到林澹然臥房裏來，只見房門緊鎖，無匙可開。當下生個計較，撬開紅漆禪窗，從窗檻上爬進去，尋著食籬，取出幾個炊餅來喫，又藏些果子在袖裏。正要抽身跳出，忽見經桌上堆著幾部經卷，杜伏威逐本拿起來看過，翻到書底，尋出一卷書來，甚是齊整，比諸書不同：綠閃錦的書面，用白絨線裝釘，正面簽頭上寫著天樞秘籙四個楷字，揭開看時，雪白綿紙上楷書大字，是林澹然親筆謄寫的目錄，上寫著遣神召將卷之一。杜伏威逐張揭開細看，卻是些法術符咒變化的神書。心下大喜，將書藏在袖中，復翻身爬出窗外，將窗扇依舊閉上，一溜風走到方丈裏坐定，悄悄開書，默誦那詞咒。

至晚不見林澹然回來，薛舉和道人行童，俱已睡了。杜伏威雖然睡在床上，一心想著「天樞秘籙」，眼也不合。想了一回，暗把讀過的詞咒，又背一背看，恰也一字不忘。心下算計道：「趁今夜老爺等不在莊，道人等又都熟睡，不如乘著星光月色，請一請神將，試看他來否？」忙起來披了衣服，悄悄走出房外，拽步入後邊花園裏，依書圖譜，安著罡步，捻著訣，口中念動真言神咒。

可煞作怪，霎時間只見狂風驟起，吹得毛髮皆豎。風過處，忽然現出一尊神將，生得身長丈餘，頭大如輪，三眼突出，兩鬢蓬鬆，赤臉紅鬚，獠牙似鋸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鎖子連環甲，腳登黑皮靴，手執鑕鐵鎗。高聲問道：「吾師宣召，有何法旨？」杜伏威見了，唬得魂飛魄散，目瞪口呆，這花園裏一時無躲處，跌轉身，拚命奔入牆側東廁裏藏避。又聽見那神將大喝道：「既召吾神，為何不出來相見！果有甚的差使？」杜伏威寒戰戰地抖，不敢做聲。那神將見沒人回答，又喝道：「法師既無差使，召我何

為？快快遣發我去也！」杜伏威心裏想道：「我只讀得召將的神咒，不曾見甚遣將的法兒，怎麼打發得他去？只躲在東廁裏不做聲便了。」那神將見無人答應，在花園內四圍尋覓，行至東廁邊，覺有生人氣，發怒提鋼打將進來。奈東廁是穢污之處，要上天庭，不敢入去，只將鐵錐東敲西擊，呼呼喝喝，直到五更，四下裏雞鳴了，那神將只得飄然而去。這杜伏威在茅廁上蹲了一夜，驚得骨軟身麻，不能動彈。捱到天曉，精神困倦，不覺就睡著在東廁板上。

卻說林澹然杜悅等，在張太公家內做一晝夜道場，至天明喫了早飯，辭別太公回莊。薛舉同道人等都出莊來迎接，只見杜伏威。林澹然問：「杜伏威何處去了？」薛舉道：「昨晚和我上床同睡，天明起來，不見了他，不知那裏去了。」道人行童一齊道：「果然昨晚閉門，一同歇息，今早不知去向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這小子又不知何處頑耍。」著道人行童，莊前莊後小房側屋處遍尋覓，並不見影。一個行童尋到後園內假山邊，花樹叢中，到處尋過，亦不見蹤跡。打從西首穿徑而過，只聽得東廁裏軒聲如虎。行童探頭張望，卻正是杜伏威睡在那裏，慌忙叫醒道：「小官人為何在道香筒裏打睡？住持老爺和你公公回來尋你哩，快去，快去！」杜伏威怒道：「我正睡得熟，你這狗才大膽，來攪醒我的睡頭。」行童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，還要貪睡？遍處尋你不見，卻反嗔罵人，且去見老爺，不要拖累我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見老爺卻待怎的！」同行童進禪堂裏來。

林澹然問道：「俺不在莊，你夜間卻往何處頑耍？」行童掩著口笑道：「小官睡在後園東廁裏打鼾，適纔還嗔我叫醒了，口裏兀自咕咕噥噥地罵。」杜悅惱道：「這野畜生奇怪得緊，真好不知香臭，為何在這茅廁裏睡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你因甚好床好席不睡，反去投坑廁當作安樂窩？」杜伏威瞪著眼不做聲。林澹然見他如此，思量了半晌，猛然省著：昨日臥房窗子不曾上得插箭，書籍不曾收拾得好，莫非竊見天書，在後園胡亂幹甚麼勾當出來？喝令杜伏威跪在佛廚前，急抽身到臥房，開了鎖進內，看窗子時，又是關的。但見桌子上書卷，已是翻得亂亂的。慌忙開書廚尋三冊天書，只有中下兩冊，不見了「天樞秘錄」，桌上細細檢尋，也不見有，諒來是杜伏威偷了。就問道人：「昨日夜間曾聽見甚的響動麼？」道人都道：「沒有甚的響動，但是睡夢中，聽得遠遠有呼喝之聲，不知何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是這小潑皮幹出事來也。」即喚杜伏威：「快拿天書還我！」杜伏威不敢隱匿，袖中取出來，雙手遞上。

林澹然接了笑道：「你昨夜請何神道？可直說來免打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昨日我看見這書上面，第一卷就是召請天神天將。我日間暗暗將詞咒記了，乘老爺不在，黑夜園中試耍。纔念得幾句咒語，不知怎的這般靈驗，一尊神道就來了，生得厲害怕人。我慌了，只得躲避東廁裏，被那尊神道大呼大喝，東敲西擊，尋人廝打，直到天曉方去。因喫了驚，故此一時睡去，乞老爺饒恕則個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還是你造化！若不往茅廁裏躲避，這一鐵錐打做肉泥。罷罷罷。也是前定之數，這本書就傳與你，朝夕用心攻習，不可漏泄天機，異日求取功名，皆在此書之上。」杜伏威接了天書，公孫二人拜謝。以後逐日杜伏威求澹然指點傳授，一步也不出門，晝夜習演天書、兵法變化之術。有餘工夫，在後園裏同薛學習學□般武藝，杜伏威使一杆長鎗，薛舉使一枝方天畫戟。數年間，兩個武藝都已精熟。

杜伏威又早□六歲了，薛舉年登□五。一日林澹然在禪堂裏閑坐，正值早秋天氣，金風初動，天色微涼。杜伏威薛舉二人閑立在檐下，林澹然喚二人近前道：「我向來教你們的武藝，未知二人誰勇誰怯。趁此清秋天氣，你兩個比較手段高下若何，以決前程。」杜伏威薛舉二人聽了，心下歡喜，提著鎗戟，敢勇爭先。林澹然喝教：「住手。不是這樣爭鬥，輪鎗動戟，恐有傷損。」令道人取兩株細竹竿，竿梢上緊緊繫了舊布，上都蘸了濕石灰。二人各穿一件青布道袍，俱拿竹竿在手。澹然分付道：「各要用心，道袍上如著灰點多者，即為輸論。」兩個笑嘻嘻地挺著竹竿，丟一個架子，分開腳步，各逞手段，一來一往，在園中鬥了八九□個回合。林澹然喝令暫歇。兩個鬥到深處，那裏肯住？兩條竹竿，就如龍蛇飛舞。二人復鬥四□餘合，林澹然又喝教住手。兩個收了鎗法，林澹然喚近前看，杜伏威肩膀上著了兩點，左腿上著了一點，薛舉只右臂上著一點。林澹然笑道：「若論狡狴，薛舉不如杜伏威；武藝精熟，杜伏威不如薛舉。兩個還要用心習學，不可懈怠。」杜伏威薛舉一同謝了。自此二人更加精進，每日操練武藝。又是月餘，正當八月初旬，但見：

涼颼颼爽，井梧一葉飄零；溽暑退收，征雁數行嘹唳。閩中少婦憶征夫，砧聲韻急；邊塞戍軍悲苦役，畫角淒清。甫睹流螢穿戶牖，又聞蟋蟀叫階除。

杜伏威薛舉一日在莊外閑耍，聽得人傳說，鐵佛庵後庭桂花盛開。二人稟知林澹然，要去一看就回。澹然應允，二人歡喜無限，往鐵佛庵來。進入後園，果然桂花開得□分茂盛，香聞數里。這花園有百餘畝寬闊，傍牆左右，俱種桂花，約一二千株，深淺黃白相間，盡皆開放。園中遊賞之人如蟻，俱席地而坐于桂花樹下，酣歌暢飲，熱鬧得緊。昔賢僧仲殊有詞為證：

花則一名，種分三色，嫩紅妖白嬌黃，正清秋佳景，雨霽風涼。郊墟□里飄蘭麝，瀟灑處旖旎非常。自然風韻開時，不許蝶亂蜂狂。把酒獨揖蟾光，問花神何屬，離兌中央。引騷人乘興，廣賦詩章。幾多才子爭攀折，嫦娥道三種清香：狀元紅是，黃為榜眼，白探花郎。

二人看玩半晌，徐步出庵，行至村口酒店中坐下，小酌數杯。店家搬過酒餚，兩個正飲酒間，只聽得店後人聲喧鬧，側耳再聽，卻像一個少婦聲音，聞得罵道：「你這老不死的歪狗，攘飯的歪貨！閻羅天子偏沒眼睛，不勾你這老怪物去，我好恨也！」又聽得一個老婦人嗚嗚咽咽的哭。那婦人恨恨地罵不絕口，又一男子勸道：「我的娘，不要恁的淘氣了，罵這老死坯打甚麼緊？反惱壞了你自家的身子，耐煩些罷了。」那婦人又發狠罵道：「冷鎗戳心的忘八，長刀剝腦的烏龜，熱油灌頂的殺才，要你勸我怎的！你的兩隻鳥眼又不瞎，好端端的一個孩子睡在桌上，教那老豬狗看守著，為何不用心任他跌下地來，跌了一個青疙瘩。我的肉呀，好疼也！若平安無事，只索罷休；我這塊肉若有半點兒差池，剝你這老豬狗的皮！」一面罵著，一面將碗兒盞兒家伙，打得乒乒乓乓地響。這男子陪著冷笑道：「我的娘，好意勸你，豈知反惱著你。是我勸的不是，該打，該打！」那婦人千烏龜、萬老狗罵個不休。

杜伏威聽了，心中甚覺厭惡，見店裏一個老嫗在窗前績線，問其緣故。老嫗低低道：「二位官人請酒，待老身從容告訴。敝村中共有五七百人家，都倚傍著這相鬧的富戶過活。」薛舉道：「這廝是甚麼人？如何有此力量，養活得滿村百姓？」老嫗道：「這富戶姓羊名委，號做畏齋，祖父販賣私鹽，做成偌大家業，田園廣有，屋宇盡多，本村民戶，若非種田賃屋，即是借本經營，個個與他有首尾，資著他的，因此受他管轄。」

杜伏威道：「適纔被罵哭的，與那罵人的女人，卻是兀誰？」老嫗蹙著眉頭嘆道：「可憐可憐！那哭的是羊委之母親封氏，孀居已久，只靠著羊委一子。那悍罵的是羊委的妻子尤氏，倚著父兄勢耀，縱著自己潑性，打夫罵婆，終日價吵鬧。老身在此間壁住，受他絮嘮，好生聽不得。」

杜伏威道：「你貴村好鄰舍，這沒婦人忤逆不孝，何不連名呈舉！遣他離了此處，也得清淨。」老嫗搖著頭道：「天呀，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？人若惹了這女人，小則撩裙襪罵，大則服鹵懸梁。年前這女人拿著一條杆棒，正在門首打漢子。一位過路客官見了，大是不平，講道：男子漢堂堂六尺之軀，頂天立地，不能正室家，反遭婦人凌辱，這樣人空生在天地間，不如死休！這尤娘子聽了，大發雷霆，丟了丈夫，敲起鑼來。少頃隔溪走過他父兄莊客一千人，將這客官痛打一頓，結扭到官。兩下大興詞訟，經過數重衙門，方得完結。」

薛舉道：「這廝丈人舅子是何等之人，敢如此胡行？」老嫗道：「他丈人名喚尤二仁，是本府提控。長子尤大倫，充總鎮司椽史。次子尤大略，是本縣押司。三子尤大見，有些膂力，捕盜有功，做了總管府營長。一來家道富足，二來衙門諳熟，三來人強勢旺，故此任意橫行，誰敢逆著他？當初此村名為雁翼街，自從尤娘子嫁來，卻改名雖離市了。每年春秋二社，羊家為首，遍請村中女眷們聚飲，名為群陰會。羊家新刊一張□禁私約刷印了，每一家給與一紙。又于土穀神祠張掛禁約，各家男子，都要循規蹈矩，遵守內訓，犯禁者責罰不恕。稍違他意，便率領兇徒打罵，因此人人怕他。」

杜薛二人拍掌大笑，又問道：「媽媽，那私約上怎的講來？」老嫗道：「有一紙在此，奉與郎君自看。」打開針線匣，取出禁約，遞與薛舉。薛舉展開和杜伏威一同觀看，禁論寫道：

雌雞市地方人等公議，為禁約事，凡例□條，各宜遵守，開列于後。

計開：

一、禁嫖賭。凡賭者必致盜妻之衣飾而反目，嫖者未免忘妻之恩愛而寡情。有一于此，巨惡不赦。本村男子有犯此禁，綁至土地廟內，社長責青竹片三□下，罰銀參兩，以助公費。

二、禁凌虐正室。世上女流最為煩苦，生育危險，并日艱辛，如鳥鎖樊籠，魚遊鼎釜。爾等男子宜體恤，深加愛護，低頭下氣，受其約束。倘有恃己兇暴，侮慢正室者，拘至廟中，鳴鼓叱辱，任從本宅娘子親責巴掌數□，仍罰銀壹兩公用。

三、禁擅娶妾媵。凡人子嗣，自有定數，豈因嬖寵而可廣延？好色之徒，假正室無嗣之由，別買嬌姿，朝夕取樂，結髮反置不理，深可痛恨。凡我鄉中，寧使絕後，毋得輕娶側室。違者面塗煤靨，眾共杖之。即判將妾離異，財禮公用。

四、禁狎昵婢僕。凡美婢俊僕，每能奪主之愛，侵嫡之權，殊當痛革。我鄉中有豐裕者，只許蓄邇邊蒼頭粗蠹婢子，聊供使令而已。犯禁者罰米二石齋僧，其婢僕盡行驅逐。

五、禁喪妻再娶。古云：烈女不更二夫。婦人重醮者為失節，則男子失偶再娶者豈為義夫！本境如有鰥居，不問年之老少，子之有無，一概不許續弦重娶。犯者任娘家白白領回，毋許爭執，不服眾毆。

六、禁夫奪妻權。蓋妻為內助，乃一家之主。事無巨細，成當聽其裁奪，然後施行。若男子不先稟命，輒敢自行專主者，頭頂重石一塊，跪三炷香；不願跪者，打嘴巴二□五掌。

七、禁縱飲遊戲。夫耽樂飲酒，則房闈情疏，博弈遊畋，則衽席愛淺。本境除婚喪、群陰社、饅房、慶誕賀育之外，毋得呼朋拉友，引誘少艾，酣飲博唱。犯者罰錢二千，賞守法者。

八、禁出入無方。世上男子心腸最歹，在家不暢，必然出外鼠竊狗偷，暗行欺騙姦淫之事。女流深處閨中，焉知其弊。今後男子凡出，必須稟命正室，往某處，見某人。歸則稟覆明白，方許進膳。如有倔強漢擅行出入，或作曖昧事而詭言遮飾者，不許飲食，罰水□碗，拔出鬢毛，打孤拐二□下。

九、禁妄貪富貴。功名富貴，從來天定。世之貪夫俗子，不思安分守己，妄圖僥倖，拋妻撇子，久出遠遊。那知妻守孤燈，獨宿而淚零如雨，室中寂寞，對月而夢逐雲飛。千樣離愁，百般慨嘆。縱使利得名成，而既往青春，已成虛度，此恨怎消？反不若耕種開張，夫妻歡聚，母子團圓，免使深閨有白頭之嘆。即出仕者，必挈妻子同行，共享富貴，勿致婦南夫北，兩下參商。有違此禁，群起而攻。未獲富貴于天來，先作俘囚于床下。

□、禁不遵條約。國有政，家有法，總屬天理人情，共宜遵守。前禁九條，俱齊家正身之本，束縛狼心狗行之規，至要道也。苟能遵此，可稱仁里；否則傷風敗俗，澆莫甚焉。倘有鼠輩不遵前約，則先痛打而後議罰，必不輕貸。

右禁約乃眾社長之公議也。凡我同盟，互相勸勉，學做好人。其中設有不才女人，為夫隱過者，合鄉女眷共叱辱之，罰公宴一席。凡我社中諸女眷，兩鄰知而不舉者同罪。犯禁之漢不受約束，眾嫁其妻，使永為鰥夫。某年月日，右約諭眾知悉。

二人看罷，踴躍大笑。薛舉大叫道：「好一個正身齊家之本，妙，妙！」老嫗搖手道：「官人禁聲，切莫闖禍！」此時杜伏威有幾分酒意，怒上心來，厲聲道：「這悍婦只可欺那縮頭烏龜，敢惹誰來？若蕩著小杜，教他知我拳頭滋味！」老嫗慌張道：「是老身多口的不是了，郎君切莫高聲。若惹了這癲瘋子，老身便是死也！」杜伏威頃目道：「老媽媽怕他怎的？那潑婦人來和你廝鬧，我自對付他，莫怕。」薛舉起身道：「日已將西，大哥去罷，莫理這閑事，拖累老媽媽受氣。」

正要算還酒錢出門，不期那婦人早已聽得，一片聲罵將出來。原來這老嫗和二人講話之間，婦人領著兒子在天井中閑坐，聽得此言，一霎時面青眼赤，躁暴如雷，撇下兒子；奔出門來大罵道：「何處來的死囚，闖禍的猴子，與這老死鬼誹謗老娘？剝了這老死鬼的皮，揪了這猴子的毛，纔見老娘些些手段！」驚得老嫗慌做一團，墜倒地上。杜伏威大怒，先走出門，薛舉隨跟出來。二人看那婦人時，委實生得雄壯。但見：

頭挽一窩絲，鴉鬢濃鋪煤黑；臉堆三寸粉，桃舌闊抹指紅。烏叢叢兩道濃眉，光溜溜一雙怪眼，耳墜珠鑲，手圈金鐲。穿一領魚肚白生絹衫兒，胸前突掛兩枚壯乳；繫一條出爐銀軟紗裙子，腳下橫拖一對劃船。柳眉倒豎，猶如羅刹下西天；星眼圓睜，卻是夜叉離北海。

杜伏威厲聲叫道：「兀那潑婆娘！你敢揪誰的毛？我正要你這忤逆悍婦的筋，你還敢大膽來罵人！」那婦人兩手拈了石塊，劈面打來。杜伏威低頭閃過，跳一步向前，將婦人照胸臆一指，婦人仰面跌倒在地。羊委聽得門外喧嚷，急出看時，見渾家被人打倒，□分惱怒。急提一條扁擔，照杜伏威劈頭削下。薛舉接住扁擔，只一扯，把羊委撞入懷來。薛舉飛一拳去，正中鼻梁，鮮血迸流，暈倒地上。鄰舍們都來相勸，一面扶起羊委，攙進屋內。那婦人奔入去，提出一面鑼來，當當地敲響。杜伏威分開眾人，劈手奪過鑼，擦入溪裏。婦人將杜伏威衣襟扭定，大頭撞來。眾人喊叫：「男不與女敵，郎君不可動手！」杜伏威讓婦人撞了幾下。此時滿村男婦，雲屯霧集，過往的人都立住了腳看打。

忽然喊聲起處，屋旁搶出□數箇健漢來，乃是羊家莊客，各各手持柴棒，攢住二人亂打。薛舉兩臂一架，早奪了一條大棒，向前打來。眾人那裏抵擋得住，著棍的紛紛跌倒，誰敢迎敵？吶一聲喊，四散走了。那婦人兀自扯住杜伏威的衣服，抵死不放。杜伏威性發，雙手提起婦人，向空地一擡，方纔放手。杜伏威得脫身便走，行不數步，那婦人腳大，如飛趕來。杜伏威回身照臉一掌，打了一個踉蹌，又將他衫子一扯，扯斷了帶子，順手一拽，卻似蛇褪殼一般，衫兒脫下。婦人赤著身子，露著雙乳亂跳。杜伏威想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教他出一場醜！」又倒拖婦人過來，將裙褲盡皆扯下，渾身精赤。眾人吶喊遠看，並沒一個人向前解救。看官：你道世間男女廝打，畢竟是男子，不是旁人，理應訶叱救援，為何袖手旁觀，不行救應？原來這尤氏平日嘴尖舌快，動口罵人，幼年做下些不端的事情，受人幾次羞辱。年近三旬，買脫了相交主顧，另立起一個門戶來，假賣清喬做作。男子們有事，搶向前吱吱喳喳，巧辯飾非，佯狂詐死，挑撥丈夫，逞強壓眾。本村婦女看了樣子，誰肯學好？故村前村後親族鄰友，個個是厭惡的，外雖趨承，內懷嗔恨。見這般凌辱他，反暢其意，都暗念道：「惡人自有惡人磨！」這女人渾身脫剝，赤著兩片精皮，少年子弟見了，個個豎起旗竿來。老成的看此景象，甚不過意，見杜薛二人青年精勇，行兇潑打，莊客等皆近他不得，誰肯捨著性命輕敵？人人畏縮，不敢向前。這婦人雖是兇頑潑，到此地步也只索軟了，滿面羞慚，口中喊罵，兩手遮著陰處，沒命的奔走，恨不得一腳踏到家裏。幸一個家僮將一領布道袍擦將過來，婦人接住披在身上，低著頭奔回家去。杜伏威薛舉分開人叢，跳將出來，手提棍棒，笑吟吟取路回莊。

正走間，猛聽得後面鑼聲振耳。杜伏威笑道：「鑼聲響處，必有人追來了。」薛舉道：「縱有□面埋伏，吾何懼哉？」行過二里多路，天色將晚，黑雲四起。只見路口林子裏一聲唿哨，衝出二□餘人，各執器械。為首一人，身長體壯，嘔眼大鼻，頭頂竹笠，身穿直袖短衫，手搦一柄大鈚，邀截路口。原來是羊委的丈人尤二仁，聽得隔河鑼響，諒是女兒有事，正欲來救應，有人報知備細，慌集家丁僮僕，又請了一位教師，名為朱百文，抄路俟候，剛剛相遇。朱百文躍出路口，見了二人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是甚樣兩個三頭六臂扳不倒的大漢，兀的是城隍廟中一雙小鬼！乳腥尚臭，輒敢橫行？」薛舉大怒道：「汝這嘔眼賊囚，有甚手段，敢開大口？速點火把送我二人回府，稍有遲延，每人頭上受我一棒！」朱百文舞動大鈚，劈腳面掃來，薛舉舉棒隔開。二人搭上手，鬥了數合，朱百文一鈚攔近膝邊，薛舉仍退讓過，那鈚呼的一聲響，又見擦至耳根，被薛舉一棒掀開，跨進一步，隨手棒下。朱百文躲閃不迭，右腕上著了一棍，撲地倒了，鈚已撇在一邊。尤二仁父子家僮一齊上，杜伏威迎住，一棍早已打倒一個。薛舉從旁攻進，兩條棍如龍飛電掣，尤家人不敢遮架，只聽得喇喇地響，人著棒，個個損傷，棍著棍，根根斷折。兩下正廝鬥間，忽然大

雨驟至。伏威當先，薛舉斷後，直打出路口。尤二仁見天黑雨大，二人勇猛，不敢追襲，只得互相攙扶打傷的人，抽身回去，連夜延醫療治不題。

再說這兩個頑皮得勝，冒雨而走，奈何天色黑暗，路途泥濘難行，一步步捱出溪口，渾身透濕。只見溪西有一座廟宇，二人奔至廟前門檻上坐了，商議候雨住再行。看看捱到夜半，倏然雲開天霽，一輪皓月當空。二人抬頭看時，扁額上寫著「孤忠」二字，一同進廟觀看。正中神廚內乃是楚相國范增神像，兩旁從神俱已零落。薛舉道：「向聞人說孤忠廟內，白晝出鬼。雖然走過幾遍，未曾進內一觀，看著何如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我正要捉個鬼兒耍耍，進去，進去！」

此時破壁中透入月光，照得明白。兩個步入東廊，彎彎曲曲，逕進一座土牆。裏邊是一片大園，惟見敗草過腰，蛩聲滿砌。園盡頭有三間大樓，二人登樓憑欄四顧，甚有景趣。正看間，忽見一人闖入園內，手中捧著枕褥走近樓下，少頃將上來。二人駭異，將身躲了，暗中偷觀。見那人披著髮，赤著腳，生得醜陋，彪形虎體。二人看了，不知是人是鬼，且不做聲。只見那人脫去衣裳，裸身赤體，兩手捻訣，雙眼直視月中，踏罡步斗，口中念念有詞。倏忽之間，空中一婦人，赤身披髮，乘風而至，直入樓中，見了那人，驀然睡倒。那人忙抱褥子與婦人墊了，將枕枕了頭。婦人如醉的一般，任他所為。杜薛二人，即閃入神廚後黑影中藏避，悄悄張他。只見那人渾身精赤，摟抱著女人，正欲雲雨。杜薛二人看了，按納不下，躍出大咤一聲，喝道：「何處妖邪，來此行這不法之事？不要走，喫我一棍！」那人喫了一驚，急忙跳起，跑下胡梯。二人隨後追下，直趕出上牆外，寂然不見。二人不敢追出，復上樓看，那婦人赤條條仰睡不動，二人問時又不答應。杜伏威道：「這婦人被那廝妖法所迷，須用法水解之方可。」正要下樓取水，忽聽樓下喊罵：「無知賊子，敗我美事，快下來，與你見個高下！」伏威薛舉挺棍奔下胡梯，那人手持雙刀，退出天井中。伏威與薛舉兩條棒圍廝打，三箇人鏖戰良久。那人被薛舉看清，一棍擊中眉心，撲的倒了。薛舉便奪過一把刀，將那人首級割下，掛在柳樹枝頭。搜檢身上，裙帶上繫葫蘆一枚，內藏丸藥。

杜伏威取了葫蘆，將藥撒散到廊外澗中，舀了一葫蘆水，先念了解咒，含水噴在婦人臉上，婦人方醒。見了杜薛二人，驚惶慚愧，沒處藏身，將褥子扯過遮了下身，一堆兒蹲著發抖。杜伏威道：「不須驚怖，暫且消停定性，與我說知備細。」婦人坐了半晌道：「妾身龐氏，住在柳家村裏，孀居守節，只有一個兒子。三月前來了這個人，異樣打扮，說是外國人，善看三世圖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我齋他一飯，就要他看三世圖。他問了我年庚八字，就講出我亡夫的名號來，說亡夫生前造孽，現在地獄受苦，直交罪滿，罰生陽世變為鴨。我等婦人，一時沒見識，聽信其言，啼哭求他超度。他道只有一條門路，可救亡夫脫離地獄，轉生人道。妾再三求懇，他要我頂髮四□九莖，中指甲二枚。問他要頭髮指甲何用，他說：「髮者，取法皈三寶；指甲者，名指日超升。這是佛爺爺秘傳。」我依數剪頂髮指甲與他，稽首去了。當日脫衣就寢，猛然滿腹作癢，忽然一陣冷風吹我出門。騰空而起，到此園內方住。那人預先在此，擁抱我上樓，任情淫污，直到雞鳴醒時，依舊在家床上，不知為何。如此將及三月，夜夜攝我到此。不知此人是個甚麼人，亦不知他姓名。今遇郎君，乞為救援。」

薛舉道：「你可知這樓子是甚去處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知。」薛舉道：「這是孤忠廟後樓。」婦人道：「若是孤忠廟，與我寒家相近，過溪去轉出松林，便是柳家村了。」薛舉道：「我等不是凡人，乃范相國直班大將，領相國之命，誅此妖賊，以救你性命。你可急急回去，莫露風聲；若泄天機，受禍不淺！」婦人道：「感尊神救護，誓當重塑金身，焉敢泄漏！奈何身上無衣，怎生回去？」薛舉令婦人站開，將褥子扯作二幅，令婦人身上圍了。薛舉杜伏威引領下樓，逕出廟外。婦人頂禮，悄悄過橋去了。

此際漏已五鼓，二人取路回莊，不敢敲門。直至天色大曉，道人開門，見了二人，冷笑道：「賞得好桂花！如何賞了夜桂？住持爺好生著惱，杜公公一夜不睡，見面時有些兒不尷尬哩！一條竹片眉毛上滾了。」二人不應，走入莊裏，到苗知碩臥房來。知碩見了，甚是埋怨。薛舉將日間相打，夜內廝殺之事，細細說了。苗知碩大駭道：「好呀，出門就去闖禍！天幸得勝而回，若有差池怎了？」少刻進禪堂中來，澹然正怒詰二人一夜不回之故。二人不敢隱諱，一一將前事稟知。澹然道：「畜生好膽！他家妻子不賢，與你二人何涉？醉後行兇，倘一時失手傷人，如何區處？夜間廝殺，雖是救人一命，事非切己，總屬鹵莽。設有決裂，汝二人取罪非輕，自去分理抵當，權寄下五□竹片。」二人暗喜，只在園內較習武藝，足跡不出莊門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尤二仁父子商議，次早府中進狀，但不識二少年名姓，難以行詞。尤大略道：「人名樹影，兀誰遮隱得過？明日必定要探聽出那廝名姓來，然後告理。」尤大倫道：「我昔年催贖錢糧，打從小蓬山經過，見河內二小子打死一虎，人都說是張家莊上的人。今看這二惡少面龐相似，莫非就是他？」尤二仁道：「如果是張家莊上的，乃林澹然的人了。莫去惹他。」各去寢息。未及五更，只聽得扣門聲急，開門看是羊委家僮，報說：「昨晚大娘子忿氣不過，趕入何家酒店，和那老媽媽廝鬧，不合將他胸前撞了一停，那媽媽就叫心疼，將及半夜，嗚呼哀哉死了。官人娘子都去山後躲避，特令小人報知。」尤二仁跌腳叫苦，慌忙著人分投府縣去打聽消息。

且說何老嫗有一兄弟，姓曾名仙，是本縣罷吏，也是個癩不爛的閑漢。他有三件本事，人不能及。第一件，一張好口，能言善辯；第二件，一副獸膽，不怕生死；第三件，兩隻鐵腿，不懼竹片，衙門人取他一個渾名，叫做曾三絕。當日見姐姐與羊家廝鬧而死，正是撓著癢處，寫了一紙狀子，往廣寧縣中告理。知縣差人檢驗收屍，隨即拘喚一千人犯候審。當日又有一夥保正里甲等，呈說本都孤忠廟後園殺死一人，身首異處，係遊方之人，不知姓名。現存兇器戒刀二口，棍棒二條，事干人命重情，地方會同呈舉。知縣又差人檢看屍傷，著落保正買棺盛貯，一面行下公文，限委緝捕人役，遍處緝訪兇身不題。

這尤二仁父子，見曾三絕是一個勁敵，只得暗買求和。衙門上下里鄰人等，皆用錢賄囑。縣官又聽了人情，朦朧審作誤傷人命，判數兩銀子與何老嫗的兒子斷送，兩下息了訟事。但尤氏先遭杜伏威當眾人前羞辱露體，氣忿不過，實思痛打何老嫗一頓，出這一口惡氣，不期何老嫗死了，受這一驚不少。又因訟事耽憂，背上忽生一疽，其大如斗，晝夜呼疼叫痛，合著眼便見何媽媽冤魂索命。求神禳解，日加重重，其疽漸漸潰爛，臭不可近，遍生小蛆，洞見五臟，捱至月餘而死。遠近之人，無不稱快，以為忤逆不賢之報。有詩為證：

尤家女兒不足憐，兇頑應得受災愆。

最異縱妻羊委子，也隨流俗保殘年。

再說杜薛二子，暗裏探聽何媽媽身故，兩下構訟，繼後又聞尤氏患疽棄世，兩人心窩裏撇下了一塊。只是無辜拖累何媽媽損其一命，此亦天數難逃，只索罷了。這杜悅因那夜孫子不回，心內驚憂，一夜不睡，又值秋涼，冒了些風寒，染成痢疾症候，年老力衰，淹淹不起。正是：

世無百歲人，枉作千年計。

不知杜悅病體兇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